

V
2/20
德 昌 县

文史资料简辑

(第十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德昌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选编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目 录

德昌主要情况简介·····	蒋缉武	1
建国后历任德昌县委书记、县长、 县人大主任、县政协主席人名录·····	蒋缉武	3
辛亥革命时期德昌汉彝人民武装反清始末·····	刘光辉	6
民国时期德昌各阶层及经济状况·····	周义丰	9
解放前德昌烟毒泛滥概况·····	邓天柱	12
建国前的织布业·····	刘光辉	19
螺髻山仙境 佛教圣地·····	崔鸿渡	22
德昌县民族中学历届毕业生简况·····	蒋缉武	27
茶馆“讲理”见闻·····	蒋国正	29
永定营的庙会·····	蒋国正	32
德昌傈僳族社会生活发展简史·····	蒋缉武	34
犹忆当年教诲人——忆戴襄周老师·····	蒋国正	39
回忆录——我的世界观转变的起点·····	郑 枫	43
编后语·····		48

德昌主要情况简介

蒋缉武

总人口：168673人，其中彝族占20.5%，傈僳等其它少数民族占3.8%。

县城海拔：1380公尺。

幅员面积：2288.35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41.67%；蓄积木材1556万立方米。

耕地面积：18.44万亩，其中：田12万亩。

全年日照：2158小时，无霜期293天，降雨量1037.6公厘，日平均气温17.6℃，相对湿度64%。

金沙江水系的雅龙江和安宁河、茨达河、老碾河4条，大小河沟142条，总长557公里，农业可灌面积15.1万亩。

水能发电的理论储藏量72.84万千瓦，初步规划可开发20处，还可装电机330880千瓦，截止1990年末已装机2.64万千瓦，其中：联网运行的2.84千瓦。电视发射及转播台（座）计13，其中卫星地面站12；发射机功率（架/瓦）计20/297，其中地面站16/237。县境内铁路57公里，火车站7个，公路417公里，有25个乡，124个村通汽车。占全县147个村的84%。

邮电局及支局4个，邮电所5个，代办所2个。县城级横式自动电话交换机容量500门，农村交换机总容量262门。公安电话机675部。

地质构造：德昌地处“死”的安宁河断裂带地段和“死”的磨

益山断裂带之间，地质结构环境十分稳定。有史以来，未发生过任何破坏性地震。

德昌特产：1.德昌水牛是全国的五大良种牛之一；2.“米德杉”是国家珍贵树种；3.“德昌香米”驰名省内外；4.“老碾黄果”以珍稀和品质优良著称；5.独特的德昌早蒜苔。历年来，通常在阳历12月份开始上市，元旦前后即大批上市。远销省内外及香港和日本；6.脐橙——著名的商品水果。它以果大、无核、外形美观、风味浓甜、肉质嫩脆、营养价值高，含有维生素B、C、D、E等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德昌钟鼓楼，耸峙于县城中部上翔街南段，建造坚固，工艺精湛，为德昌现存的唯一完整的古代代表性建筑物，很具有考察和参观的历史价值。

建国后历任德昌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县政协主席人名录

蒋锡武

(一)

一九五〇年~一九九一年

历任中共德昌县委书记人名录

- 薛明远 1950年1月~1951年10月副书记(主持工作)
薛明远 1951年10月~1952年9月书记
李是昌 1953年1月~1954年12月书记
樊荣宽 1955年9月~1957年10月书记
李德经 1957年10月~1958年5月书记
李生让 1958年5月~1959年8月书记
曹振祥 1962年10月~1964年6月书记
苏锐 1964年6月~1965年12月书记
高喜堂 1966年2月~1967年1月书记
李宝珍 1970年7月~1972年9月核心小组组长
李生让 1972年9月~1973年3月核心小组组长
李生让 1973年3月~1974年12月书记
高玉昌 1974年12月~1976年12月书记
邢云飞 1976年12月~1978年12月书记
高攀祥 1978年12月~1986年10月书记
裴祥富 1986年10月~至今 任书记

(二)

一九五〇年~一九九一年

历任德昌县县长人名录

李 畅	1950年 4月~1952年 9月	县长
李淦昌	1952年 9月~1952年10月	县长
李德经	1952年12月~1954年 6月	县长 (代)
李德经	1954年 6月~1955年 3月	县长
李明远	1955年 3月~1959年 8月	县长
张天寿	1960年11月~1965年12月	县长
马忠贤	1965年12月~1967年 1月	县长
李宝珍	1968年11月~1973年 5月	革委主任
李生让	1973年 5月~1974年12月	革委主任
高玉昌	1974年12月~1976年12月	革委主任
邢云飞	1976年12月~1978年 2月	革委主任
高攀祥	1978年 2月~1978年 3月	革委主任
骆开祥	1981年 3月~1983年12月	县长
裴祥富	1983年12月~1984年 4月	县长 (代)
裴祥富	1984年 4月~1986年10月	县长
王文鉴	1986年10月~1987年 3月	县长 (代)
王文鉴	1987年 3月~至今	任县长

(三)

一九八一年～一九九一年

历任德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人名录

向绍先	1981年 3月～1984年 4月主任
骆开祥	1984年 4月～1987年 3月主任
杨俊明	1987年 3月～1990年 3月主任
马合兴	1990年 3月～至今 任主任

(四)

一九五六年～一九九一年

历任德昌县政协主席人名录

高玉昌	1956年10月～1959年 8月主席 (兼)
曹振祥	1962年10月～1963年10月主席 (兼)
高喜堂	1965年11月～1967年 2月主席 (兼)
张生俊	1981年 3月～1982年 6月主席 (兼)
何正清	1984年 4月～1990年 3月主席
蒋缉武	1990年 3月～至今 任主席

辛亥革命时期德昌汉彝人民武装反清始末

刘 光 辉

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全中国范围内掀起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辛亥革命运动，德昌在同盟会革命党人王西平等的策动下也举起了反清的义旗，俗称“张跃堂造反”。

杀贪官，汉彝人民大起义

清末宁属地区由于反清思想浪潮的传播，民心思变，以同盟会革命党人王西平、刘次平、朱用平号称“三平先生”活动最力。为了响应川西同志军的起义，王西平等秘密联络黄联关大总团张国正（字跃堂）和德昌四十八地大总团■■■、德昌街哥老会总舵把■■■等人，秘谋策划举行武装起义。

是年中秋节前后，德昌分司县佐冉瑞德得知这一消息，惊恐万分，坐卧不安，欲逃往西昌县城避难，被■■■侦知，怕冉跑掉，即派亲信杨子清先率人马在麻栗大高桥（未修公路以前大高桥地势险峻，是条独路）埋伏等候。

果如所料，冉瑞德（浑名冉豹子）逃经麻栗大高桥时，立被杨子清率领人马截住一刀杀了，将尸碎块抛掷桥下。

杨子清杀了冉豹子之后，急行奔赴黄联关与张跃堂部会流，举起起义大旗。

张跃堂部亦于此时，趁西昌城清兵调空之机，联合阿史、阿头等彝族家支定下计策，诡称押送抢匪进城，闯入西昌县衙，发动突然袭击，将西昌县知事章庆（浑名章刚狗）杀了，砍头于西昌城内示众，义军一拥，进驻县城，全县为之震动。

宁远知府王典章，字幼农，身边拥有九子枪百余支，亲兵百余人，持枪在府衙抵抗。

义军虽拥众数千，枪支却很少，武器都是刀、剑、戈、矛、棍棒之类，无法直攻府衙，只得将府衙团团围住，彼此相持不下。

数日，知府王典章传话给义军：“只要义军撤出县城，开往泸山驻扎，义军粮饷即由城区十大团负责支应，以待上命”。

义军不知就里，一时受骗，果将众部撤往泸山，义军总领部设刘公德祠。义军一撤，王典章立命关锁城门，登城固守。义军发觉受骗，回头攻城，城高墙厚，那能攻打得下。

王典章这一缓兵之计，使得他苟延残喘，从雅安调来巡防军，从越西调来清军，会理清军也奉调北上，于阴历九月二十三日围攻泸山。

受顿挫，义军血染安宁河

义军此时既无外援，形势已处劣势，枪械也远不及清军，又非精练之师，都是彝汉临时附合之众，强弱悬殊。王典章又用离间之计，挑拨义军首领之间关系，使张跃堂杀了“三平先生”中的王西平、刘次平，内部相残，将士无不寒心，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反清起义，泸山一战，伤亡惨重，遂告瓦解溃散。

反清起义失败后，张跃堂逃至黄联坡上的豹子洞中隐藏，由于叛徒出卖，被清军生擒，解赴西昌活剐示众，并杀其全家。

这次义举，除战死者不计外，被俘百余人都被清军残杀，另有二百余人被困而投珂海自杀。王典章复令各乡、镇“有权自行处人以死”。遂使北起礼州，南至小高桥的西昌全县，德昌的大部地区的起义群众被清军捕杀者六百余人。

德昌首义的杨子清亦被擒获押回德昌，在严刑拷打下虽供出实情也难免其一死，仍然难逃活剐之灾。

农历九月初，继任西昌县知事的廖××又率亲兵一队来德昌，将参与举义的首领汪必祥、文善芝、贤和安、敖跃庭、李辉庭、马××等六人绑于德昌县衙门两侧砍头示众。

德昌清末秀才，昌州王善池曾拟一对联影射这次起义的人和事。对联曰：

· 搬蟻捉李先斬二龙王

杀马剐羊为伤一豹子

农历十月西昌府又派程管带带领亲兵数十人，来德昌将■■■、■■■捕押至西昌杀害于红照壁下，三天不准收尸。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歌颂！

这篇稿子是■■■之长子■■■在世时的讲述，由刘光辉记录，现刊出，以求教于文史爱好者和知情者予以指正。

民国时期德昌各阶层及其经济状况

周 义 丰

德昌地处边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十分落后，现将我目睹情况记述于后：

一、社会结构：

德昌自民国元年（1912年）去府存县，改巡检司为县佐，即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行政区域，阶级关系特别明显，大地主占各民族总户数的不足百分之一；地主兼商业的占百分之三；具有相当产业和文化素质的绅士占百分之一；小手工业和小商贩占百分之五；依靠耕种土地的农民占百分之九十。

大地主首户是凹凸的张献周，他一户就占有麻栗乡土地的百分之九十，阿月乡土地的百分之五十，年收地租粮食三千余石（约合现在的一百万斤），其子张申之作团长，自费购置全团武器装备。其次是阿月的刘云集、刘云五、陈自然，德昌的张百禄、叶松甫、黄济堂，茨达的李静斋，六所的童考之，锦川的梁昭武、刁千臣，均年收租谷约千石。

中产者（亦即地主兼商业）有德昌的诸秉钧、诸用之、曾乃献、余昌源、黄用之、廖星斗、黄泰三、苟梓栏、马从文，麻栗的旷武、曾章甫，阿月的赵光品、寸国水，六所的魏香华、石宪文，巴洞的周孟壁、张惠中，小高的陈天斗，乐跃的吴少久，锦川的邓子仲，均年收租谷百石左右，他们并兼有商业，为当时德昌县境内市场经济的操纵主流。

清末的秀才和较有文化造诣的有魏晴川、康孟衡、李膺奎、何

端五、曾彦鳳、毛选卿，他们均从事教育。何惜晖、赵甫震、舒鳳藻等人民初到成都接受新教育后，与原来的学者创办了德昌两等小学，启蒙了新学。

小手工业，以纺纱织布及竹编为主，德昌的粗纱布、小洋布和箩筐斗笠夹背较有名，除一些人专业编织外，一部分农民也在农田耕作之余编织一些出售以解决自己购油购盐花销。小商贩是德昌市场活跃的主力，流通城乡物资，是当时社会经贸的活动的方式，他们以辛勤劳动求得生存。

最苦不过农民，他们绝大部份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以收成的百分之五十乃至八十向地主交纳地租，丰收年景可得粗粮生活，如遇天灾疾病则饥谨不堪。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生活处于最低层，长期落在贫穷深渊十分凄惨。

二、经济状况

德昌自然资源丰富，腊虫、药材、花椒、木耳、蘑菇是德昌的特产，仅每年春夏之交的虫会，地主出售虫子即可收入白银数万元，农家妇女养蚕也可收入二、三十元。民国十三年（1924）四川军阀刘文辉委任羊仁安为川康边防军总司令，驻防宁属，不仅苛捐杂税繁多，危害最大的是，为多收烟（鸦片、罂粟）捐，强令大种鸦片。民二十六年（1937年）刘文辉为养兵扩势又增收烟款，在德昌增设煌光、龙窝、脉院三区直属屯委会，专事种植鸦片，征收烟款，汉区督令普种，整个德昌成了烟花世界，城厢烟馆林立，吸毒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德昌经济每况愈下，人民更加艰苦挣扎。

三、文化教育

民初，德昌的教育设施，仅有德昌两等小学一所，女子小学一所，有的汉区乡有初级小学一所。当时农民和劳动生产者的子女要求进校是十分艰难的，一是家庭经济不允许，二是无入校的政治地位。斯时城厢中学生不到十人，乡村学生则偶有一人。随后才逐次出现有识之士倡议设立德昌文武庙完全小学、锦川两等小学、六所两等小学、麻栗男女小学，三十年代提庙产扩建德昌两等小学为德昌中学，自此进入学校求知者才日见增多。

在劳动人民力争温饱的情况下，德昌人民的文化生活更是单调而庸俗，虽有热闹的元宵节、二月八、上元会、大佛会、观音会、火把节，体现了一定的文化风采，但更多的是封建迷信气息，且为少数不劳而获者所垄断。

解放前的德昌是贪得无厌的剥削者宴安承福的天地，广大人民则贫穷落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无安乐可言。

德昌尤以文化教育落后，经济贫脊，科学技术原属空白，振兴德昌已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解放前德昌烟毒泛滥概况

邓天柱

鸦片，是祸国殃民的毒物，毒害、摧残群众身心健康尤烈。即使在解放前，也为人民群众所鄙视，抽烟者谓之“吸毒”，贩烟者谓之“贩毒”。

但是，解放前的德昌，却是一个“鸦片世界”。黄炎培先生1939年作为川康考察团成员来西昌、德昌，曾留下了写实的诗句：“宁远三叹”，不仅对宁属烟花遍野，官吏逞残进行了无情的鞭笞，也为我们后进者留下了可供警醒的旧中国“山河颓败图”。

笔者了解到，自清末以来，德昌各乡就已普种鸦片，种、运、贩、吸成灾。瘾民虽无数据统计，但确实是相当普遍的。那时候医疗条件差，若有什么疼痛之疾，便以鸦片治疗，也就无异于饮鸩止渴了，一上瘾就不能自拔，很多青年老幼堕入吞云吐雾之中。吸毒日久，面黄肌瘦，精神萎靡，游手好闲，懒惰失业，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社会道德日趋堕落。其危害之烈，远非自然的时疫瘟神可比。此种社会病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明令禁烟，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才得到根除。

笔者对旧中国的烟毒情况知之甚少，只因在编纂县卫生志时曾触及该问题，因此也就注意此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现分几个方面归纳整理如下，失误之处，尚希贤达鉴谅与指正。

一、鸦片传入的历史概况

熟悉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一七五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又于一七七三年独占了鸦片专卖权后，便开始了

对中国经营鸦片的贸易。乾隆后半期，鸦片贸易逐渐扩大。那时，清政府尽管感到了压力并不断颁布禁烟法令，但却挡不住鸦片的销路。事实上，鸦片的输入是以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互为表里的。清英双方都玩弄两面手段来推进鸦片贸易，英国明禁暗运，清府明拒暗受，贯通双方的是贿赂。这样，所谓禁烟之语，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而鸦片却迅速地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据1835年估计，中国吸鸦片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鸦片局各处城乡市镇所在皆有”。

（宣宗圣训），这说明，十八世纪初叶，英国鸦片就已在中国境内组成了经济侵略的毒网。

德昌虽为偏僻之乡，同样挡不住鸦片的渗透。《宣宗实录》载，早在清道光11年（公元1831年），德昌所属普威州及会理等地“毗连番界”地区，不仅“间有吸食鸦片之人”，“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表明西昌至会理一带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已有鸦片传入，并已种植。此后，种植鸦片延及德昌四乡深沟箐林。清末，虽清政府禁烟严厉，但因德昌地处偏僻，鞭长莫及，始终未得以禁止，只是种植少量和隐蔽而已。当时县人吸毒者较少，尚未泛滥成灾。

二、鸦片种植与交易

民国5年，云南滇军反对袁世凯称帝，入川。为维持军饷，随军陆续运来烟土500驮，计百万两之多。当时，烟土价格甚高，“竭其终岁之操作，不足以偿暗室之一灯”，得云南运来的烟土，烟商厚利，瘾民大增，风气一开，禁烟形势大变。得此刺激，德昌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并且公开化。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刘文辉24军为维持军饷，行“寓禁为征”的方针，公开收烟款，强令县人种烟，不种者罚“懒款”，

种者以种植株数交“窝税”。这样，鸦片的种植便由边远区域延伸到了县城附近的汉区乡。种植鸦片以普威、龙窝、煌尤彝族地区最盛，次之为老碾、茨达、宽裕、麻栗、阿月等地。种植面积达30%以上，粮食种到哪里，鸦片就种到哪里。黑彝奴隶主家庭收烟最多的，每年每户可达700—800两，一般家庭也在几十两至上百两不等。他们把所收的烟土与外商交易，一锭白银只能买二、三两。象年收五、六百两的黑彝奴隶主家庭，如以所收的烟土全部投入市场，意味着可以换取300锭白银。

有人曾经换算过，由于种植鸦片，“其利10倍于种稻”。如果把鸦片运到远离产区的地方，则比一般种植粮食作物的比值还要高昂，可以达几十倍。

由于这种具有垄断性赢得暴利的特殊商品所驱使，德昌这个偏僻山区县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而转向普种鸦片了。鸦片的种植，在局部地区造成了畸形的经济繁荣。

德昌30年代开始在汉区乡村、彝族地区普种鸦片并以之作为特殊商品后，主要以鸦片加上少数土特产交换外地的盐、布、枪枝和铁质工具。外地烟贩从种到收整个季节，都有成批人陆续到此地，有的种植时就开始预先订货，到收割季节，德昌就显得热闹非常，在田间即可形成临时性的初级市场。每年2——4月新烟上市，外地商人便数百人如期而至，这便是德昌有名的“烟会”了。外地商人除运来银子外，尚有布、盐、糖、针线、药材、农具，分别深入到农村产烟或产蜡虫的地区销售与交换，然后收购蜡虫，鸦片烟及土特产运走。一些军政界人物也遣员混杂其间，入彝区以枪枝换走鸦片，这样，不仅增加了奴隶主的经济实力，而且助长了冤家械斗

频频发生。

三、禁烟、戒烟概况

烟毒如此泛滥，国民政府难道没有一些禁烟措施吗？有的，比如：

1939年，财政部长孔祥熙派刘光权、袁子贞带现钞数十驮到西昌，宣称：为体恤人民生活艰苦，所有民间存土（烟土），免于烧毁，均照市价折半交公处理。嗣后派陆军中将李伴奎为宁属禁烟执法监。同年，西康省亦成立存土督办公署，刘文辉任督办，西康行辕主任张笃伦任会办。对外设禁烟执法处，宣称：凡有种吸运售鸦片者杀无赦。

存土督办署成立后，辑私队四出，并联络商人和地方绅耆为之收购。西昌屯委会也分别派员到各县、设治局督收。德昌大商号忙及一时，并趁机囤积，待高价出售。由于政府与商人均在抢收烟土，使行市迅速上涨，虽然官方收购价也涨，但仍进货甚少。于是，督办公署乃变收购为派购，挨门逐户实行摊派，没有存土之家，必须以全价向别人买来，以半价入官，才得脱手，搞得百姓叫苦连天。

1940年8月8日，省府再次发文严禁贩枪入彝地换烟土。当年，禁烟执法处抓德昌农民四人，指控为种烟人贩，处以死刑。

1941年1月，西康省禁烟督察团到德昌铲烟苗。

1943年，补训处第三团团长沙鲁醒群带队到德昌铲烟。

1944年3月27日，32补训处团长郑宗可率所部到德昌铲烟，杀六所乡长周正东示众。

1945年1月20日德昌正式建县。同年11月4日，县府召开禁烟扩大会议，决定城镇、六所、阿月、麻栗等乡限11月18日前肃清烟苗。